



一個個小布偶，在操偶師手下就像是被注了一口精氣，翻爬滾打，嬉笑怒罵，真如活人一般。香港藝術節帶來布袋戲藝術家楊輝備受好評的作品《戲偶人生》，裡面的布偶不只懂得十八般武藝，更有着玲瓏心腸，演活了戲謔童趣，也演活了殘酷時代中的血淚人生。人生如戲，戲如人生，布袋戲在楊輝手上，不再是傳統故事的熱鬧場，也不是繽紛的兒童樂園，而是一齣以偶代人的精彩戲劇、精彩絕倫的「掌中人生」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

圖：香港藝術節提供

圖片版權：Mario Del Curto/Strates



操偶師楊輝的「掌中人生」

楊輝出生於布袋戲世家，父親楊勝是中國木偶大師，也是「北派布袋戲」的創始者。六十年代，由著名導演盧哲光執導的《掌中戲》生動記錄了楊勝精妙的木偶藝術，這部中國第一部彩色木偶電影紀錄片還曾在1963年澳大利亞國際電影節上獲得大獎。文革期間，楊勝受到牽連而被捕入獄，最後不幸去世。楊父的操偶絕學，則全部傳授給了楊輝與哥哥之一楊烽。80年代，楊輝隨着哥哥出走，曾在南美洲流浪，亦曾到過香港，現在定居歐洲。輾轉流年，家傳的木偶戲在楊輝手上煥發新生，生動精巧的操偶技藝結合現代劇場美學，在黑暗中上演幕幕傳奇。

常人總覺木偶是小孩子玩意兒，看來得一趣耳。楊輝手中的木偶卻是他沉重的記憶與畢生的藝術追求。他說，自己小時候也並不是最喜歡木偶，畫畫與音樂都是他的興趣。「布袋戲對我來說是很嚴肅的藝術，不是有趣的，而是非常嚴肅、正經八百的藝術。」學習布袋戲的過程異常艱苦，他回憶在學校時，完全是封閉式訓練，「就像現在的奧運金牌選手一樣，非常苦。」家裡的訓練也十分嚴厲，「總想着不能給父親丟臉，一定要做到最好。」

緬懷父親

這次來香港演出的《戲偶人生》，便以楊輝自己的家族歷史與對父親的記憶為基礎，將紛亂時代中木偶藝術家的命運侃侃道來。「創作靈感，是因為我在2003年在法國找到我父親的紀錄片的錄像帶，這在國內已經找不到了。我就以這個錄像帶開始，想想我父親的一生，還有我的一些生活的道路，其實就是戲如人生。」

文革是楊輝最傷痛的回憶，至今他仍記得自己帶着弟弟，與父親最後一次見面。「我領着弟弟去見他，他特別高興，但他



也沒有甚麼東西可給我的，最後就是找到一些紙和竹籤，做了一隻風箏，給我和弟弟玩。當時，風箏飄在空中，太漂亮了。後來時間到了，我們要離開了，我帶着弟弟走了，走了一段時間，回頭，風箏還在空中，單獨地呆着。這個印象在我的腦中非常深刻，等到我廿五六歲，當我在南美洲流浪的時候，我才突然發現，風箏就像是父親告訴我：son, life must be free and to be simple。（兒子，生活必須自由而簡單）」文革徹底摧毀了楊輝的生活，父親被批鬥最後去世，哥哥姐姐都去了鄉下，母親則得了精神病。「我差點餓死，要到街上撿東西吃，還給別人歧視，覺得你是甚麼黑五類。文革對我的影響太深刻太大了，直到現在，我還是極度沒有安全感。」

最想突破的已經突破

離開中國後，楊輝的生活也曾陷入困頓，差點就要放棄家傳技藝。幸好到了歐洲後，他的藝術備受肯定，現居法國的他不僅深受觀眾喜歡，更有一批忠實的「洋學生」，真正將木偶戲這傳統藝術帶上了國際舞台。「歐洲的生活給我帶來巨大的震撼，不只是他們的木偶藝術，而是整個文化的結構和多元化，以及高水平的觀眾層次。它們也融入了很多不同的文化，帶來各方面的創作靈感。」

《戲偶人生》是2011年楊輝受瑞士洛桑劇院所邀請創作的，演出之後備受注目，同年7月在亞維儂OFF藝術節演出時也獲得熱烈好評。現場的設計、創作及演出均由楊輝一人包辦，再配上新音樂與民謠，以及台灣藝術家葉怡蘭充滿水墨風的錄像藝術，將談諧與感性共冶一爐。楊輝說，演出最難的，倒不是創作本身，而是躊躇到底要不要創作這個故事。「其實戲我早就寫好了，只是花了四年的時間去考慮要不要做，畢竟涉及很多私人的東西，每次都都很傷痛，不容易講。」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讓他突然決心將這家族故事搬上舞台，才有了今日的《戲偶人生》。

問楊輝，他最想突破的是甚麼？他說：「我最想突破的其實已經突破了，就是布袋戲不光演給傳統的觀眾看。傳統的布袋戲好像是面對傳統的觀眾，現代的呢又很多是給小孩子看的。我不想，我想要它變成正規的劇場藝術。」

如果可以再選擇一次人生，楊輝說，他不會再選擇布袋戲——「實在是很不容易的職業。」



戲偶人生

時間：3月12日到15日 晚上8時
地點：油麻地戲院

藝發局：藝評獎無偏頗

近日，香港藝發局首屆藝評獎評選結果引發各方爭議，藝發局周三傍晚發表聲明，對該事件作出回應，重申舉辦「ADC藝評獎」的目的是希望發掘具潛質的藝評人才，提升藝評人的地位及藝評的寫作水平，也加強公眾對藝評的認識和興趣。藝發局指，本次比賽的參賽資格為18至40歲的香港居民，共收到六十份參賽作品；六位評審團成員來自不同機構、不同範疇，涵蓋包括藝術評論界、出版界、傳媒界、學術界等在內多個專業範疇。

藝發局亦強調，「所有參加者在提交作品的同時，只需遞交個人姓名、年齡及香港身份證副本，以供本局核實資格，而不需提交任何個人履歷，因此評審團對每位參加者都一視同仁，不會因參賽者的個人背景而有任何偏頗。為公平及公正起見，所有參賽文章均以不具名方式及打印本交予評審團，評審團在整個評審過程中無從得知參賽者的身份，只是根據參賽作品的寫作水平及質素進行評選。評審團經過首輪獨立評分及評審會議後，選出金、銀及銅獎得主，並一致同意有關的得獎結果。本局一向均不會公開各參賽者的評分，只會公開評審對得獎者的評語。」

申明尾段談及獎金爭議，指明「設立較吸引獎金的目的，就是要給與藝評寫作應有的重視，顯示藝術評論跟藝術創作同等重要。」也再次強調，藝評獎希望拓展藝術評論的讀者群，故要求參賽文章應以大眾市民為目標對象，啟發大眾對本地文化藝術的思維、發掘新的觀點，並以富趣味及生活化的方式，引導讀者思考文化藝術與自身處境，以至與社會價值觀的關係。



故鄉何處是？忘了除非醉

文：韓浩月

《破陣子》，詞牌名，辛棄疾以此填過著名的「醉裡挑燈看劍，夢回吹角連營」，在國話先鋒劇場上演的話劇《破陣子》，放棄了商業考慮取一個通俗的名字，選擇一個詞牌作劇名，用心恐怕還是在取古意、喻人心，帶領現代觀眾去體會遼宋金元時期的社會圖景，從辛棄疾那裡體悟一些雄偉與豪邁，詩意與悲愴。

話劇的情景設置很有意思，幾十步的這邊是北宋領地白虎蕩由三男兩女構成的村民陣容，幾十步的那邊是遼國的一個小小軍營裡面住的一個遼國小兵，遼國小兵革阿奴愛上了白虎蕩寡婦徐娘，一段不該發生的愛情，讓隨後的故事在必然發生的情節主幹上，長滿了荒誕的旁枝末葉。

這是個以情感為主要推動力的悲劇故事。如果不是革阿奴的介入，白虎蕩也不過是另一個版本的《白鹿原》。有兒媳婦與老公公扒灰醜聞，也可能發生徐娘與書生的曠世之戀，當然也少不了粗俗屠夫在一旁的觀戰。

革阿奴的到來改變了白虎蕩的情感格局，話劇的上半部分因此成了姜文電影《鬼子來了》的翻版，在想像出來的遼國小兵的威懾下，白虎蕩村民的劣根性暴

露無遺，彼此出賣，互相推諉，懦弱無能，貪生怕死……密集爆笑的話詞，遮掩了深藏於故事背後陰暗人性的涼意。

但當觀眾認識到，白虎蕩村民丑角一樣的表演，不過是為了生存時，會對角色產生同情與理解。電影《一九四二》所表現的「走下去，活下去」，可以沿着歷史上溯到很久之前，為了能活着，草民何曾真正在意過尊嚴？表面上是在批評人性，《破陣子》實際上和其它許多文藝作品一樣，在引導觀眾看待戰爭的危害，「興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」，這部話劇已經把它說得很明白了。

有人說過，只有將人物徹底置於困境之中，才會誕生戲劇衝突，《破陣子》中的角色無不處於困境之下，生存與道德的衝突，勇敢與懦弱的交戰，背叛帶來的快感與沉重，讓白虎蕩村民真正成了戲子，他們在絕大多數時間裡，只是遵循着求生原則而作出一些本能反應，根本不了解哪些才是真正該做的事，該說的話。

讓白虎蕩村民重新找回精神尊嚴的，是他們無比痛恨、日夜想要離開的故鄉。通過革阿奴這道獨木橋，四位村民如願成為遼國人。遼國給了他們宋國所不能

給與的許多，比如像一個人那樣活着，擁有不被恐懼所包圍的自由。「哪裡有自由，哪裡就是我的祖國」，有那麼幾個時候，白虎蕩人的追求，會讓觀眾想起富蘭克林那句著名的話，但《破陣子》的結局告訴觀眾，被塗炭的故鄉、流血的土地，才是苦難者難以捨棄的家園。

故鄉在哪裡呢？觀看《破陣子》的時候，我在替裡面的角色們發問，但最後也無法給出準確答案。徐娘插死了自己愛的革阿奴，因為遼兵掃蕩了她的家園。一心想活下去並且想活得好一點的白虎蕩村民，拿起了武器準備螳臂當車，仇恨給了他們勇氣。但是，這怎麼該是他們要承受的命運？

整體地看《破陣子》，會發現它的主旨是試圖解讀家園關係，但也只停留在試圖的地步而已。相比之下更清晰一些的是，它是在講述家園情感，拆解那些存在於本土的恩怨糾葛。村民們想要離開白虎蕩，結果發現哪兒也去不了。「故鄉何處是，忘了除非醉」，李清照在她的作品裡寫出了對故鄉的哀怨情緒，而比之更為悲愴的是，有人想要找到故鄉或徹底忘掉故鄉，只能以死來達到目的。